

巨人的归来

我们站在巨人般的孩子与女人的肩上——那些反抗既定秩序的拿非利人，千百年来藏身于埃特纳火山之下，因其无边的狂傲而造成无数天灾；如今他们重返日光之下，为我们指出通往诸神黄昏的道路。

那些造出岛屿与山脉、筑起庞大建筑、公然挑战上帝权威的存在，如今就在我们中间。

斯特凡尼娅·比松

从过去的灰烬中，取出未来的资源

阿基拉·扎卡莫托。威尼斯港口马尔盖拉工业区。这位都灵画家为本次展览的画布所选定的场景，极具象征意味。这绝非随意的选择——它饱含深意，几乎不给阐释留下疑问的余地。马尔盖拉港的诞生与发展可上溯至1917年，当时威尼斯企业家沃尔皮从公共工程部取得了工业港建设项目的财务管理权。五十年间，工业区扩大了三倍，从以造船为主的生产，变成了石化产业的推动中心。经济繁荣提高了产量，与之一同倍增的，是大气与潟湖水体污染的问题，以及对工人健康那些严重且有据可查的后果。这里曾是大规模企业并购、工会斗争与抗争的舞台；随着石化行业的危机，马尔盖拉重新开始向内蜷缩。工厂逐渐被废弃，等待着一个改造与治理的规划。而正是在此刻，在被污染浸透的铅灰色天空之下，在一根根威胁般的烟柱之后，扎卡莫托的孩子们大步走来。忘掉过去图像志里那些金发的小爱神吧，因为阿基拉笔下的并不是寻常的孩子。他们是巨人，而且不只是身量上的巨人；他们时而严厉、时而带着威胁的目光，摧毁烟囱与工厂的骨架。而当他们直视我们的脸时，他们在指控我们。想别过头去躲开他们的眼睛并不容易，因为在他们面前，我们所有人都对这一个世纪里造成的环境与社会浩劫负有责任。艺术家为处理「劳动」这一主题所选择的图像方式，既耐人寻味又前所未见。在这些绘画的篇页里，劳动只由那些一个世纪以来容纳过它的建筑来唤起；同样，工人的在场被暗示，却从未被明说。在这一点上，扎卡莫托再次确证自己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却又有意不遵守这一画种的成规。阿基拉并不公开喊出他对当代社会的控诉，而是将它升华；在升华之中，他间接地判了它的罪。这些作品视觉冲击强烈而直接：暗沉粗粝的色调，与孩子们衣衫的红形成愉快的色彩对位，而那抹红意味深长地令人想起工厂的铁皮。凝视这些画布，我们会发觉一切都恰在其位，没有多余之物，没有扰乱视线之物，没有那种只为向观者眨眼、填满画面的多余描述。一如既往，艺术家懂得明智地拿捏缺席与在场，并让它们负载意义。但现在，让我们试着换一个视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绘画构图。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没有什么彻底完结的，仍存在一线希望：沉重的灰烬色天空让出了一片片蓝，把视野打开，通向一个可以、也必须有所不同的未来。倘若扎卡莫托不愿给自己、也给我们一个救赎的可能，他大可让工业建筑的轮廓独自说话。但在这里，真正的主角是孩子——按其本义，他们就是未来的允诺与希望。正是他们，毫不留情地摧毁过去，才给了我们机会，为一个不同而更好的明天打下地基。因此，马尔盖拉港无非是一个世纪的象征：那个世纪彻底改变了经济与社会，却常常践踏人的权利与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劳动的终结》中那个带着嘲弄微笑望着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正是重新开始的起点。因为每一个结

束，总是预设着一个新的开端。

斯特凡尼娅·比松

在巨人的肩上

阿基拉·扎卡莫托眼中的世界。众所周知，唯有在艺术家身上，成年生活才是童年的自然延续；正因如此，人们才说艺术家是长大的孩子。阿尔贝托·萨维尼奥

初次见到阿基拉·扎卡莫托时，我无疑记得自己那份掩饰不佳的企图：想在他脸上找出一点东方相貌的痕迹。徒劳。阿基拉不是日本人，他的族谱里也没有来自日出之国的祖先。后来读到他的传记——说他曾被外星人劫走——我便颇为好奇地想，他会画怎样的画。认识一位艺术家之后去揣测他的画风，这在我身上常有。孩子，许许多多的孩子，被捕捉在他们最自然的神情里，但也、而且尤其是在他们最不可思议的神情里。不，我不会想到阿基拉画的——不只是，而是主要是——孩子。童年活在我们每个人的体内与身边，尽管它是唯一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无可挽回地被排除在外的维度。那是一个多形的、迷人的宇宙，同时又是未知而神秘的。数百年来，它牵动着哲学家、诗人、作家与艺术家的注意与创造力；那是一趟逆流而上的旅行，少有人能抗拒，而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形式，一生中至少试着上路一次。也许因为它同时代表着我们的过去和我们一种可能的未来。迷人，毫无疑问。令人不安，也毫无疑问。事实是：远远望去的童年，总会染上浓烈的忧郁，因为那是失落的世界；它首先代表着一种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感受、观看与触摸的方式，而成年早已失去了对它的直接认识。我们羡慕孩子看待事物时的惊奇，羡慕他们试图探究生命之谜的方式。天真吗？恰恰相反。扎卡莫托的画布证明了这一点。忘掉那些金发的脑袋和小爱神甜美的形体吧。阿基拉的孩子是真正的巨人——不只是身量上的——他们是一种古老智慧的守护者与承载者，而这智慧同时仍在生成之中。于是我们成年人便成了站在这些巨人孩子肩上的侏儒；攀上他们，我们才有可能望向更远处。越过可见之物，越过可触之物。越过一切把我们捆在当下、并使受制于当下的东西。然而不要被扎卡莫托的画布骗了。因为尽管它们在构成上极为洗练，却承载着并不能立刻、也不容易被解读的讯息。我所说的洗练，是指主宰他每一页绘画的那种干净而线性的平衡。观看他的一件作品，我们很快就会发觉一切都恰在其位，没有多余之物，没有扰乱视线之物，没有那种只为填满空间而设的无用描述。缺席与在场，被一位艺术家的手明智地拿捏着——在我看来，这位艺术家并不在意不计代价地讨人喜欢。阿基拉吸收了二十世纪的艺术史，同时又仿佛把它一笔抹去。他的作品没有过去——因此在其中寻找引用与关联是徒劳的——但它们有一个当下，在每一处细节里活着、并且霸道地叫喊。所以，让我们把扎卡莫托看作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画家：他不喊出对当代社会的控诉，而是将其升华，并在升华中间接地判它的罪。他颠覆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改变事物之间的力量关系：他牵着我们的手，走进一个小人国般的世界，那里房屋忽然变小，而孩子变成巨人——并非偶然地，他们几乎总是背对着我们。他带我们到一片海滩，那里一群成熟的女人被一个身披中国国旗的女孩的巨大身影所笼罩：她自海中浮现，疾奔向岸。这便是现实的升华，然而它也带上了警示的轮廓，警示未来可能给我们准备的东西。但他的世界也是这样一个世界：阿涅塞在云间神奇地迷失；马泰奥——既是小男孩又是英雄——是一位超人，正从把我们扛在肩上的辛劳中歇息。他的世界，是我们能透过那个孩子的目光看见的世界：那孩子满

怀希望，手里提着点心袋，开始他在未来的第一天。而这，无论如何，是一个让我们充满希望、并且让我们喜欢的世界。

Luca Motolese

motolese.com — 原文为意大利文